

閒話桂系人物 (四)

李 潔

黃紹竑的早年

聯合粵軍攻陸雲高

佔領藤縣後，黃紹竑將事務處理完畢，仍回梧州。早在梧州舉義兩、三月間，初解決馮葆初，繼解決盧得洋、黃超武，佔領藤縣，頗為各方所重視。陳傑夫任駐粵代表，由廣州來，建議黃紹竑到廣州去見孫總理及中樞各要人，請接濟械彈餉項，以為第二步討賊工作之準備。黃紹竑對於他這種意見，甚表贊同。而在梧州的陸海軍將領，亦多主張黃紹竑去廣州向總理報告討賊經過。乃乘海軍差遣艦東下，同船有海軍代表孫祥夫、總參議胡今予及陳傑夫等數人。時正夏秋之間，江水陡漲，黑夜行船，方向難辨。行至東西馬寧附近，忽然轟聲大作，船身震動，將黃紹竑等摔移數尺，船上燈火盡皆熄滅。繼而槍聲突起，黃紹竑等出輪查問，始知係與另一差輪相遇，因各不相讓，以致互撞。此處為匪船出沒地點，往往黑夜搶劫商輪。雙方又皆誤為匪輪，開槍互擊。迫問明原故，始行停止。黃紹竑所乘輪船堅固，無大礙，另一相撞的船則船破人傷，擱淺江邊。

黃紹竑到廣州，首先去見廖仲愷；他當時為財政廳長，黃紹竑以前很多事情，都是向他交涉。隨後由他介紹去見孫總理於河南士敏土廠。總理身著中山裝，態度和藹嚴肅，令人一見，即為其偉人精神所感召，自然起景仰之誠。黃紹竑將過去奉命討賊之經過，作概要報告，並請求接濟與指示。廖仲愷並從旁加以補充。總理聽完黃紹竑的報告，頗為欣慰，並加指示：「革命黨是不要一切憑藉的。一切都要自家去創造，自家去發展。革命主義、革命精神、革命黨員就是本黨一切力量的源泉。你們決心參加革命，首先要明白這道理，其餘的問題，可與廖先生去商量。」黃紹竑聽了指示，就同廖仲愷退出。這是黃紹竑第一次看見總理的情形，也是他最後一次見到總理的情形。因為自民國十三年冬天總理北上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，在北平逝世，就永無見面的機會了。在過海電船中，廖仲愷曾告訴黃紹竑，廣東財政困難的情形。言外之意，財政並不在財政廳手裏，而是在滇桂軍隊的手裏。在這種困難情形之下，廖仲愷仍然撥助黃紹竑兩萬元，並另外設法，撥給黃紹竑兩萬發子彈。民國三十二年黃紹竑在重慶，與羅翼羣先生談起往事，他問黃紹竑：「還記得民國十三年在廣州撥你兩萬元的事吧！你不要以現在眼光看這兩萬元。當年我們不知費了多少方法，才能籌到這筆款子。當時的價值，恐怕比現在二千萬還要大呢！」那時羅翼羣協

同廖仲愷辦理財政，參與此事，故知之頗詳。黃紹竑在廣州曾經會見粵軍總司令許崇智、滇軍總司令楊希閔、湘軍總司令譚延闓、桂軍總司令劉震寰及大本營秘書長楊滄白、軍政部長程潛，無非是照例的應酬。不久，就回到梧州去。

這時在平南、桂平、貴縣、賓陽、橫縣等地之陸雲高所部，大有進犯梧州之勢。而且扼守全省交通重要的地區，實為最大阻礙。陸雲高為以前廣西第一師的旅長，他的部下，有兵三團，約五六千人，而且槍械相當的充足、整齊，並有若干經過訓練的隊伍，實力自非盧得洋、黃超武等可比。黃紹竑自度力量，不能單獨取勝，乃思聯合玉林方面，派伍展空到玉林，向李宗仁說明一切，獲得他的諒解和同意，並派鍾祖培與伍展空同到梧州報請聯絡。梧州方面，沿江而上，分為兩路：一由夏煦著指揮第三第四兩團及機砲連，由藤縣循陸路直趨大安圩。一由白崇禧指揮第一第二兩團，乘輪溯江而上，在白馬附近登陸，向平南進攻。陸雲高軍猝未及備，倉皇應戰，不久即行潰敗。這時李軍已佔領貴縣，襲取桂平，陸軍進退失據，復遭黃第一團俞作柏在馬練圩附近阻擊，陸雲高與旅長張春如轉入鵬化，據險頑抗。兩軍乃會師攻擊，將其擊潰。陸雲高率少數殘部

向嶺山逃奔永安，往依沈鴻英。

兩次勝利之後，聲威大振。大河一帶的散軍，紛紛請求收編。對於這些善意來歸的人，自然不能拒絕，於是將他們編為游擊隊部，以示與基本的團部有區別。計有第一游擊司令馬夏軍、第二游擊司令何正明、第三游擊司令封輔年、第四游擊司令蔡振雲、第五游擊司令黃桂丹、第六游擊司令陳錦華、第七游擊司令盧文駒及第八游擊司令陳濟桓。這些人都是以前的老軍官，或是當地有武力的士紳，乘時崛起，聚眾以附者，其人數或千餘人，或數百人，多寡不一，槍枝亦參差不齊。就此可見當時民軍名目的衆多與情形的複雜。此外尚有游擊司令羅經，爲初到梧州時所收編者，羅爲模範營的營副官，係黃紹竑老同志，不幸在容潭（藤縣附近）剿匪中彈陣亡，這是高級幹部中最先陣亡的一個。

這時廣西在粵部隊，除總司令劉震寰之外，還有直屬於大本營的第七軍軍長劉玉山，也是廣西革命的老同志。所部師長陳天太，以在粵不能發展，決心回桂。乃暗將部隊集中梧州下游的都城（粵境市鎮，距梧州九十里），並約自治軍陳先覺等爲內應，既無大元帥府的命令，都城又不是他們南下必經的地點，黃紹竑及粵軍第一師先已接得情報。李督辦與黃紹竑商量決定：粵軍第一師及海軍由都城下游登陸進攻，黃紹竑軍由梧州向都城進攻。於是將梧州上游部隊，盡數調回戎圩集中。並請李宗仁派得力部隊到梧州增援。黃紹竑軍除以伍展亞第二團駐守梧州，防陳先覺外，其餘皆向大坡山（戎圩都城間圩市）集結。

隨分三路，向都城進擊。以俞作柏所部第一團擔任右路，夏煦蒼所部第三團擔任中路，白崇禧指揮黃超武所部第四團及蔡振雲司令所部擔任左路，黃紹竑在中路指揮。

此後戰況激烈，傷亡甚重，佔領都城後，經查點衛士傷亡十餘人，第三團死傷過半。中路第三團之挫折，由於攻擊過早，致使敵人得集中全力反攻。而粵軍又因溪水所阻，不能及時由後側夾攻，各方失却聯絡，幾致全軍潰敗。然始終信任友軍，以少敵衆，拚命支持，等待友軍到達，故能反敗爲勝。

肅清沿江附近土匪

陳天太率軍既向梧州方向逃竄，白崇禧率左右兩路，及粵軍第一師一部跟蹤追擊。陳天太竄至大洲圩附近，飢疲不堪，復爲民團所阻，待追擊部隊追到，乃全部繳械。士兵分發各部補充，對陳天太及高級官長特加優待，發給川資，遣回廣州。黃紹竑次年到廣州，住東亞酒店，曾遭襲擊，幾至喪命。

這時大河一帶，自貴縣以下，雖盡入玉林及梧州方面之掌握。而散兵土匪，橫行各縣，民不聊生。梧州至藤縣，水程不過九十里，土匪收行水的關卡，亦有數處之多。有一次，黃紹竑與孫祥夫乘海軍內河兵艦，由藤縣下來，亦爲土匪所襲擊。經船上開砲，始將其擊退。其他商輪，不納「行水」者，無不遭其轟擊，遂決定實行全面進剿。蒼梧境內，由粵軍第一師之一部擔任。藤縣至岑溪一帶，由黃紹竑第三團擔任。藤縣以

下，至梧州水道，由第二團擔任。藤縣以上至平南，由第四團及蔡司令擔任。匪幫佔據堅固民房，頑強抗拒，非逐屋進攻，不能將其掃除。步槍火力不及，則繼以手榴彈火砲。往往匪在炮樓之內，將其頂樓轟毀，則退守二樓。二樓再毀，則在地上掘壕，在牆脚開砲眼，仍行抵抗。被困甚久，既不遠竄，亦不投降。火攻不可，乃用放火洋龍，以水注射，始得逐出。尤以藤縣之波塘村，有碉樓十餘座，房屋至爲堅固，圍困竟達八十餘日。後由營長韋雲淞用各種障礙物，將其封鎖，然後掘坑道至碉樓下面，用火藥轟炸，土匪數百人盡行殲滅。自此之後，匪乃不敢固守，而終被肅清。

這一年因作戰而損耗彈藥極多，無法補充。不得已祇好自己設廠製造，由王應楡主持其事，因製造彈藥的原故，繼續設立了硫酸廠、硝酸廠，以自製彈藥的原料，從此槍彈補充，遂不感困難。因作戰剿匪，極需要砲彈與手榴彈，雖從敵人手裏奪獲好多門舊式藥包山砲，但是砲彈極少，砲兵營長詹乾能將砲炸砲彈，製出試用，頗爲滿意。但炸藥又成問題，無煙藥雖有，不能作爆炸之用，黑色炸藥亦感威力不大。遂聘請三個德國人，一個叫做雪倍，他曾在石井兵工廠做過工程師，其他兩個名字不詳。三人都是化學專門人才，由他們負責製造高級炸藥皮克林酸（黃色炸藥）。有一個因失慎，炸斷右手，成爲殘廢。有了炸藥，不但砲彈得以補充，並能製造手榴彈。不過當時並無新的式樣，祇是在鐵殼內填滿炸藥，並插入慢燃導火索。用時，將火索燃着，然

後投擲，這雖是很拙劣的方法，然而在當時却有很大的功效。後來還試驗過從手榴彈後面加一條尾巴，插入槍管內，用子彈射出，但是往往把槍管炸壞，並炸傷射手，以後就廢止了。

槍枝之補充同樣困難。廣東石井兵工廠雖有槍枝生產，但是不易領到。用了很多人情，出很高的價錢，僅買到少數槍枝。此外還透過中國軍火商設法向外國購買，但騙局太多，好不容易節省下來的十萬元港幣，被一個姓彭名競武的輕易騙去。此事係白崇禧的姪兒經手，他的確被騙，軍法官竟將他處了三年徒刑。後來黃紹竑他們自己購置機器，設法製造，是為廣西軍事工業之萌芽時代。

當時黃紹竑他們的財源，大概可分為五種：第一為防務經費。兩廣人民好賭成性，城市鄉鎮賭館林立。有番攤館、寶館、山票、花會等等名目。不論輸贏，皆抽征什一。美其名為防務經費，實係賭捐。招商承包，按期繳送。第二為保護費，即係對商船商幫，派兵保護其運輸，不致為土匪劫掠，征收方法，為按貨收費。第三為禁煙督察經費。表面上雖維持禁煙名目，實則藉以籌餉。廣西為雲貴兩省煙土出口必經之地，除就地銷售一部份外，大多數皆向廣東方面運銷。禁煙經費分為兩種：一為煙土過境費，就運輸過境之煙土，每兩收費若干。一為煙燈捐，即本地吸食者，按月納捐若干。此項收入為數極鉅。廣西統帥一後，全省統計年達千餘萬元，可知雲貴煙土運銷於兩廣者，年達數千萬兩之多。為害之烈，自不待言。第四為黃金，援滿清前例，設關收稅。

黃紹竑到梧州後，改為商包，收數增至三四倍，而商包仍有利可圖。商貨受其苛抽，則自所不免。第五為各縣糧賦。廣西田賦額甚輕，而當時所轄者僅梧州五縣，故為數不多。以上各種收入，為全部軍費之來源，皆由各收入機關直接解繳指揮部、軍需處，隨收隨用。

應邀赴穗夜宿遭襲

黃紹竑到梧州不滿一年，前後幾次戰事，皆獲全勝，力量日增，各方皆極注意。而廣州之桂軍，製造謠言，謂黃紹竑與北洋政府聯絡，反對革命。或說他是一個地方主義者，只知有廣西、有個人，而不知有革命政府。這種謠言，皆為陳天

太所散播，意圖中傷。這時黃紹竑尚未入黨，尤為攻擊的主要理由，粵軍第一師許多朋友都勸他到廣州去解釋，即在廣州入黨。黃紹竑服從總理孫中山先生出兵討賊，已有半年，入黨自不成問題。但黃紹竑顧慮陳天太在廣州尚有武力，其他桂軍對黃紹竑亦無好感。他們都以為自己是革命先進，廣西的事，應該由他們來包辦，而今反由黃紹竑這個年輕後輩，佔有廣西富庶衝要的地盤，駁駁有統一廣西之勢，因妬生恨，自屬意中之事。黃紹竑如赴廣州，只能帶少數人員同往，對於安全問題，不能不顧慮。朋友中，陳伯南主張黃紹竑赴粵最力，並謂第一師第三團駐廣州，其他粵軍為數更多。他本人並陪黃紹竑同往，安全問題，絕對負責。黃紹竑雖知必有危險，而衆議難却，遂毅然起程，用小火輪拖帶花舫東下。同行者有陳伯南、黃鎮球、陳傑夫、葉潔如諸人。

行至德慶附近，天黑風大，航線難認，所拖花舫，誤觸礁石之上，黑夜沉船，方向不辨。陳伯南、黃鎮球、陳傑夫、葉潔如雖幸獲救登陸，然均飽管水中滋味。黃紹竑本會游泳，但黑夜間不敢下水，乃堅踞船頂，船未盡沉，黃紹竑亦安然無恙。次日，改乘他船至三水。搭車至廣州，由陳真如陪伴到各方行動。午後，又由陳真如伴黃紹竑到胡漢民公館。其時，總理已北上，由胡漢民代理大元帥職務。同座談話者，有許汝為、廖仲愷兩人。黃除將經過陳述外，對廣西以後問題，亦經談及。彼等對以往一切，甚為瞭解。希望黃紹竑以後對廣西問題，多負責任，以鞏固兩廣革命基礎。廖、許並答應為黃紹竑入黨之介紹人，定次日回到中央黨部填表宣誓入黨。

身着睡衣逃出圍困

談話完畢，黃紹竑與陳伯南同回東亞酒店二百零五號房間。蓋在梧州時，陳伯南答應擔負黃紹竑的安全責任，故日夜與黃相伴，以防不測。黃紹竑隨身僅帶衛士六人，皆久經戰陣，忠貞勇敢之士，住於他的前房。當時已是十二時，黃紹竑回房後，甫卸衣袋，忽聞槍聲大作，向其房間射擊。衛士長牛得才腿部中彈，尙臥地還擊。其餘衛士亦仍相繼開槍，阻敵衝入。黃紹竑已知為陳天太所暗算，情勢危迫中，唯督率衛士堅決抵抗。而對方人數衆多（卅人左右，附近各方俱已佈滿），攻擊猛烈，在狹隘的地方，衛士僅能死守房門，無法回旋。幸黃紹竑當時極為鎮定，沉着應付，毫不慌張。旅館房屋皆鋼骨水泥所造成

衝之不破，即剩一人一槍，亦可與之對峙；若能支撐到天明，則粵軍必來救援。如此激戰達數十分鐘，陳伯南已偵知從後窗可翻至先施公司後樓，遂相偕翻越鐵棚，進入先施後樓，適為公司職員高義安夫婦之臥室，彼等先聞槍聲，已極驚惶，繼見兩人持槍闖入，以為行劫，我慄不能出聲。黃紹竑等乃將事由說明，請其帶路，至潮音街警察區署，這時兩人身著睡衣，無鞋無襪，狀至狼狽。

經以數十元向工友購得便衣鞋襪，化裝步出。夜深人靜，彼輩僅向前方進攻，後方並無攔阻。到達區署後，陳伯南即打電話報告粵軍總部，旋即派汽車來接黃紹竑等到舊省議會內粵軍總部，至是乃告脫險。黃等走後，衛士尚繼續抵抗，但敵人太多，前仆後繼，仍然圍攻。衛士見黃已出險，遂亦由後樓退出。衛士長牛得才身中十餘

槍，當場陣亡。衛士軍立佳身負重傷，仍能跑至高第街辦事處報告，隨即倒地身死，忠勇殉職。其餘皆人槍無恙。後查悉兇徒三十餘人，傷亡十三人，並誤傷茶役李牛一人。戰鬥自十二點鐘開始，至三點多鐘才停止。這可算得廣州市內的一場小激戰。

加盟入黨會見蔣公

黃紹竑在粵軍總部，次日，軍政要人皆到來慰問。劉震寰見面時，握手大笑道：「我早防到有此事，好在你已脫險，事情你也明白。不然，這個膏藥，又要貼在我身上了。」范石生說：「廣州太不成樣了！諸如此類的事情，發生不止一次。我們已司空見慣，所以昨夜的槍聲，大家並不覺得驚奇。」許汝為、廖仲愷問入黨是否即舉行。黃紹竑含笑答道：「祇要我尚未死，一定入

黨，決不因此而稍有猶豫。」廖仲愷大加讚許，謂這樣才是革命者的態度。於是填寫入黨表及志願書，由許、廖簽名介紹，在大禮堂舉行宣誓儀式，由胡漢民監督，並拍照留為紀念。是晚，胡、許、廖為黃紹竑設宴，招待、洗塵、壓驚、歡迎的意義，兼而有之。同席的除各軍政要人外，還有蘇聯的總顧問加倫將軍。這次的菜肴中，有蛇肉一味。加倫大概是初次嘗食蛇味，食後，許汝為問他：「好不好？」他說：「很好！」然後告訴他這是蛇肉，他很驚訝！加倫並出示蔣公致許汝為一封長信，他們並未提及內容祇說：「介石的理論，自然是不錯，但是事實上，恐怕一時做不到！」這時蔣公正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，並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。函內所說，想係軍事改革問題。

第二天，黃紹竑起程回梧州，許總司令派龍驤兵艦送他回去，由粵軍總部至東山碼頭，皆有特別戒嚴。許先生同黃紹竑乘汽車登艦，並陪他到黃埔，在一個陳設很簡單的房間內，會見蔣公。這是黃紹竑同蔣公初次會面。黃紹竑當時感覺他的態度嚴肅而剛毅，與其他的軍事長官頗有不同的地方。蔣公將辦理黃埔及建立革命軍的意義，很簡略地告訴黃紹竑。黃紹竑因急於回梧州，不及參觀，乃興辭而出。乘艦到肇慶，改乘他輪，回抵梧州。黃紹竑這次赴粵，性命幾遭不測，幸粵軍將領患難與共，並得其種種關顧，不僅私交上成為莫逆，在公誼上亦更增密切關係。當黃紹竑加盟入黨之時，竟遭逢此種險惡風波，在其個人歷史上，亦為值得紀念之事件。（未完待續）

聖文 拾夢抒懷

隆重 李 潔 著
出版 新臺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，迭宰大邑，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、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，閱歷宏豐見聞廣博，名作家阮毅成、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，以慧眼傾抒其感觸，滙為智慧的結晶，與一般回憶錄不同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，趣味盎然。三十二開本，穿線平裝，定價新臺幣壹佰貳拾元，歡迎購閱。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